#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五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楊漣　左光斗弟光先

魏大中子學伊　學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弟大韶

王之宷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為人磊落負奇節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户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濟

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詗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瀉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為選侍請皇后封選

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晩徧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㨗光斗乃唱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㨗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庭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

號尢乘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四日戊辰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為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亍甚

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于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閹人持梃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宴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閹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于初十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宮內豎從寢閤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

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㬎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

御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內足食乎漣爲疎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漣遇內豎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

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駁相告曰選侍入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

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孽賸請遷侍于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禄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爆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决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宫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爆嘉謨定宫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

畫句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即言于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諸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于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葢是時

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寳繫獄詞連選侍又諸奄既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于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令奉養李氏于噦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朕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

春與相詆諆乃復上書内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
憐孀寡之末亡人雖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
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
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
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
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
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
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

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忠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憸邪忠賢及其黨衘次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

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埽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惟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

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
憤忠賢忠排去之顧于黨護遲侍之沈㴶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
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廷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

惡其不附已矯旨赦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奬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令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窯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

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恩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陷阱恣意搒掠視事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忠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

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祥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内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㴶創立内操藪匿奸宄安

知無大盜刺客為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

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墻更相表裏迭為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

之威靈尚尊于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麽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為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

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曰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别字

也顯純乃自為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于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産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

人選授御史廵視中域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為灾潦不為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

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稲草何物今所在皆稲種水田利也閹人劉朝稱東宫令肯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令曰安敢私授閹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宫迫皇帝于封皇后光斗上言内廷有乾清宫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

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于殿
下無附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
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
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況濬哲初開正宜不見
可欲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
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
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
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名光斗光斗

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牋視之心以為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閹奴扶沖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為多由是朝野並稱為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内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即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為不宜避選侍故臣于初二日具愼守典禮肅清宮禁一

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于內閣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即于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名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

萬歷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啓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歷以後為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天啓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

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
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
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為危言
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
給事中阮大鋮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
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鋮次大中大鋮邀中旨勒士樸不
遷以為已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鋮大鋮疑光斗發
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彌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

光斗為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為奸光斗疏辨且詆櫆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為昆弟櫆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觧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詗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

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來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為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為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為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為

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贓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宫一案以漣光斗為罪魁議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録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謚忠毅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滿既出境許都反東陽光先聞變疾返討平

之福王既立馬士英薦阮大鋮光先爭不可後大鋮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為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于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遂擬旨減死大中憤抗

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嬪帝為詰責大中兩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恕兩人互詆訐疏屢上嬪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皐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漼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為邪黨所側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

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卹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賄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戸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𣱼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卹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嫉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發難文言者歙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刺事收賞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既出

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盜游公卿間與馬嘗填溢戶外大
學士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
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
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檛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
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為奸利疏入忠賢大
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
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為大中光斗辨大
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黄

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
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
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中賢忽矯旨責大
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
者舉朝駭愕樾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
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
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
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令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

以樹威於内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

且斃三戚既家人以樹威於三宫深結保姆客氏伺陛

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

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

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恐引為親戚代之任咎恐忠賢所

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

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宫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

不寒心陛下謂宫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

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容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容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楊漣欲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追吏

部推謝應詳巡撫山西廣微遂族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于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鄒漢盧化鰲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為受楊

鎬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十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諸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檻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謚忠節錄其一子長子學洢守子敬為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學洢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為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

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淵慟幾絶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聞詔旌爲孝子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壎慷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償其家聲既而自慚賦絶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

矣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顯純逼令引漣等文言備受五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而質顯純遂即日死之漣大中等逮致無可質者贓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星繆昌期輩亦竝令撫按追贓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論死久帝以孫承宗請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尚書喬允升等遂欲因朝審寛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中乃坐以納廷弼賄云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以左軍興詞多斥中官中官皆惡之㴉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並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繼春往復者數四天啟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

事方棘朝瑞請于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幾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紳諫為閹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中毛士龍以糾駁閹人為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並抗疏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朝廷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工毋鬭爭悞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帝納之時帝踐祚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

帝躬覽萬機帝降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諂停經筵日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令常朝已漸停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閽既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吕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為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偕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

等極論大學士沈潅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潅疏辨朝瑞等盡發其賄交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未復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逃大化又請亟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守山海疏四上竝抑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醜詆之尚書王紀劾罷大化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旋以中旨起用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中與

楊漣等五人竝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宫及受廷弼賄萬
金五日再訊搒掠備至竟斃之獄崇禎初贈大理卿予
一子官福王時謚忠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内黄
涇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阼上無
母后宫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報聞天啟元
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宫禁漸弛曰言路漸輕
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

曰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河南道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孫雛殺內廷外臣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抗詞入告矣陛下念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

人日侍左右而不為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錦衣陳居恭者忠賢爪牙也為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贓私狼籍回道考覈化中據寔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命許顯純坐以楊鎬熊廷弼賄六千酷

刑拷掠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愍

顧大韶字仲恭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韶與弟大韶學生子也大韶舉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日摧大韶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以東林疏可以彪自況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關肯綮清流賴之稍遷刑部主

事以奉使歸還刻天啟已改元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

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

巡捕日以邏奸細為事稍有蹤跡率論死絕無左驗者

二百餘人所司莫敢讞多徙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

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

即日會獻繫二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伶卜年

之獄紀用大章言擬流卜年末上而紀斥侍郎楊東明

署事欲寘之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

年辟瘐死獄中魏忠賢欲借劉一燝株累劉一燝大章力辨其非中賢大恨卜年一燝事具紀一燝傳中熊廷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師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中宜誅廷弼宜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黨宜紀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安倡八議黨大獄大章疏辨維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黨

獄數事反覆詆訐不休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帝以大章瀆辨稍奪其俸大章遂引歸五年起官歷禮部郎中陝西副使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為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坐贓四萬及楊漣等五人既死羣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

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裕愍初大章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大韶字仲恭老于諸生通經史百家及內典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所發明他辨

駁者復數萬言嘗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學者但當誦而不述將死始善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云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縣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

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
差薊州人止稱吃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
據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宫雖久定帝待
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
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
駭廷元以瘋癲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
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為人所
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内訴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

給令執梃作冤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宮門按律當斬加等立決藳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署印侍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瘋癲具獄之家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家值提牢散飯獄中末至差私詰其實初言告狀復言掠死罷已無用之家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

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寀備揭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充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大理寺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户部主事張庭給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惡之與之寀疏具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

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
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言貴
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貴
田買薪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璫為所責
不勝憤持梃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矣二
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
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
鼎曾道唯劉斷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徳灃朱瑞

鳳等再審差供馬三男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内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為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

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語具士晉傳先是百戶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為巫蠱將不利於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内侍也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它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

令傑張善麗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
我極愛惜既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繈褓養成丈夫既
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
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
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
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
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
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

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
命法司決差明日磔於市又明日師禮監會廷臣鞫保
成于文華門時已無左証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
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
孔道帝從之而斃保成於内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
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家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
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
案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

劾之家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為之訟冤召復故官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舜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之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

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盡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供同謀舉事内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内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豬其宫而至今猶未議

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梃擊之
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參于張差之梃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
立于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
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
訟多游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
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
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

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龎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未幾之寀遷尚寶少卿踰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之寀侵己先後疏辨之寀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

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按力詆之家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訐之且言其逼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以之家為罪首府尹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贓八千之寀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䘏自梃擊之議起而紅丸移宫二事繼之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亡而後已

贊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翦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得不亡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考證

楊漣傳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　臣方煒按帝有疾之後都督僉事鄭養性有請收回封后成命一書至是漣疏中並劾養性云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阼儘無取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見明實錄原疏謹附識

楊漣傳帝温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

昇　臣方煒按帝因漣有劾文昇一書故名見部院吏科河南道外特及漣云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漣傳再名大臣沓及漣　臣方煒按光宗實錄八月癸酉名見惟賢從哲等於乾清宮甲戌大漸復名諸臣受顧命葢八月二十八九日也所謂再名大臣者指此謹附識

楊漣傳且選侍昨於先帝名對羣臣時强上入復推之出　臣方煒按八月乙卯光宗諭禮部封選侍為皇

貴妃至甲戌召見羣臣復申前諭語未既選侍呼皇長子入趣之出曰欲封后帝不語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楊漣傳羣臣遂退　臣方煒按漣退時內監王安等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爾等責有所歸復語錦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楊漣傳御史馮三元極詆熊廷弼　臣方煒按是時三

元詆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詔下廷臣議見孫承

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楊漣傳漣疏論其事獨持平　臣方煒按漣論廷弼疏

云議經略者終難抹煞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

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偉安咎在積弱難持怅

萬全之無策見明實録原疏所謂持平者指此謹附

識

楊漣傳旋劾兵部尚書黄嘉善八大罪　臣方煒按漣

所劾嘉善八大罪明實録諸書俱無可考謹識

楊漣傳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　　臣方煒按從哲之封還上諭也帝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成糾從哲曰陛下發一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而從哲輙敢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楊漣傳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　　臣方煒按漣疏並言前此宸居未定則先帝之付托為重而平日之寵愛為輕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

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因請於皇弟皇妹時賜慰安並酌加選侍恩數見實録原疏謹附識

楊漣傳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

臣方燁桉是時御史李應昇以内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廕諫給事中沈惟柄以立枷諫忠賢皆矯旨切責漣于是憤極劾之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謹附識

楊漣傳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

臣方燁桉二年

四月慎行以紅丸事力劾方從哲元標相繼言之見

明實錄所謂以公義發憤者指此謹附識

楊漣傳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為保

持遂令魏廣微調旨既上忠賢懼甚切責漣　臣方煒

按漣疏既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

前乞許且辭東廠而客氏曲為剖析體乾等翼之遂

溫旨慰留而切責漣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楊漣傳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

机洩遂於會極門上之　臣方煒按漣被責後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御史劉璞楊玉珂等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皆不聽見明實録謹附識

左光斗傳議兵屯議力田　臣方煒按是時光斗並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為武生給田百畝見屯田志謹附識

左光斗傳繼春用是得罪　臣方煒按繼春是時屢奏嚴旨切責令陳狀御史張慎言高弘圖連章求寛帝益怒奪慎言等俸既而繼春回奏詞甚哀且隱雉經入井二語帝益窮詰令再陳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謹附識

左光斗傳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　臣方煒按光斗所劾忠賢等三十二罪為當時屬草未上之䟽故明實録諸書均無考謹附識

左光斗傳忠賢詗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

臣方燧按四年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致仕令別推可吏部都察院者及推上忠賢矯旨責漣光斗與陳于廷等黨比並削籍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魏大中傳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　臣方燧按是時廷臣急欲誅鎬等德完乃上疏請酌公

論或遣戍立功或即時正辟蓋設兩途以俟帝寬之且因薦順天府丞卲輔忠通政叅議吳殿邦以二人嘗力攻李三才也及旨下果減死于是大中力爭之見明實録謹附識

魏大中傳御史黄尊素語鎮撫劉僑旲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 臣方煒按僑以治文言獄失忠賢指逐削籍以許顯純代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魏大中傳益冬時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

臣方燁按廣微被劾上書自理御史李應昇劾之先是趙南星以年老奏免早朝而應昇劾廣微疏引律祭享失誤杖一百之文廣微乃言尚書可免早朝內閣失儀乃遽欲行杖耶遂決意傾善類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周朝瑞傳貶秩調外

臣方燁按是時帝責朝瑞要譽妄言降一級調外文選司員外郎范景文申救不聽

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謹附識

周朝瑞傳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

天盡赤　臣方煒按天文志天啓四年十二月辛巳

午刻非煙非霧覆壓日上靡蕩如蓋如呑通天皆赤

此叙于元年之後互異謹附識

袁化中傳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　臣方煒按化中

劾從哲疏言其占籍京師近習中涓皆其梓里柄政

以來模棱朋比並列其于移宮紅丸兩案覩望祖庇

之罪見明實録原疏謹附識

頙大章傳熊廷弼王化貞之下吏也　臣方煒按廷弼化貞下吏時大章已調禮部王紀重其才留之屬以大獄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王之寀傳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　臣方煒按是時太常少卿史孟麟亦疏言宜力窮其事見明實録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周起元　繆昌期

周順昌(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韋等)　周宗建(蔣英)

黄尊素　李應昇

萬燝(丁乾學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歷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稱行取入都注湖廣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劉國縉疑鄭繼芳假書出起元及李邦華李炳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為五鬼繼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為御史錢春所劾起元亦疏劾之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藎臣從祖也疏詆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藎臣遂訐起元益詆憲成起

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衡徐良彦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且下令捕世學世學遂逃去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幷刺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等吏部尚書趙煥出雲中時熙於外起元劾其背旨擅權坐停俸煥去鄭繼之代又出之祥及張鍵起元亦抗疏糾駁因言張光房等五人不當擯之部曹與黨人牴捂忌者益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為

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蠭起起元單騎招劇賊而振卹饑民甚至移西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參政涖之天啟三年入為太僕少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遇大水百方拯卹民忘其困織造中官李實素貪横妄增定額恣誅求蘇州同知楊姜署府事實惡其不屈摭他事劾之起元至即為姜辨冤且上去蠹七事語多侵實實欲姜行屬吏禮再疏誣逮

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賢庇實取嚴旨責起元令速上姜貪劣狀起元益頌姜廉謹詆實誣毀因引罪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為民起元復劾實貪恣不法數事而為姜求寬實以此斂威而忠賢遂銜起元不置分守參政朱童蒙者先為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講學外遷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藉起元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六年二月忠賢欲

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黄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偽為實奏誣起元為廵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且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矯旨逮起元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搒掠竟如實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九月斃之獄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惠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為諸生有盛名舉萬歷四十一

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
為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梃擊事劉廷元
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詑之為奇
貨居之為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
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
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
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
炳再疏顯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

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間一燝於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恱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内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争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觴向高意少

解會顧大章亦為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
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
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
前時有匡正烏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
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
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
愕然曰誰為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
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

忠賢大愠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爌皆具揭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踰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

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即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録其一子詔并予謚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謚福王時始謚文貞

周順昌字景文吴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税監高寀爪牙不少貸寀激民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僉事吕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

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皭然乞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廵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臥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絶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

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廵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寃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寃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

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廵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駡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因安在手擲鋃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蠭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横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刼漕

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顔佩韋馬傑沈
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
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
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
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
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即
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
竝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

諸臣寃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謚忠介長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愬寃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廕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為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䙝歸祖文哀慟發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

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
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旁題曰五人之
墓其地即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萬歴四十一年
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為御史天啟元
年為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謚追論萬歴朝
小人歴數錢夢皐康丕揚亓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
李三才王圖時還事方棘上書責備輔臣無何瀋陽破

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楊鎬李如楨宗建為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論數與東林左會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宫復入宗建首抗疏極論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宫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内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

萌後患難杜王聖朱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為殷鑒忤旨

詰責清議由此重之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

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為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諸庇

化貞者乃深疾宗建京師久旱四月雨雹宗建謂陰盛

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㴶一請寬建言

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

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畧

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奥㝐之中莫可測識諭旨

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曰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搆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客氏為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次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剔

奸弊節省為多尋請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廷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甚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忠賢事鞏亦憤上疏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

為廷弼逆黨宗建亦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亓詩教力主催戰趙興邦賄賣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鎬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為逆黨哉當是時忠賢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進忠畧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刱為

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為一册思一網中之又為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弘化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為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恨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羣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羣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穽陷之羣又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

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慘也羣

即心晒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韋連劉一燝周嘉謨楊

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

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案羣之媚進忠即此可為証

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絶

故非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

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

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鄤逐矣近且

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絶其援路搞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内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葉輩蟻附蠅集内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乙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

奪俸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

進忠輩輩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乃嚴旨切責奪輩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內操逆謀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輩自謂未嘗通內今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輩噤不敢發宗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亦中寢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已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建爲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

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緩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識乎竟坐納廷弼賄萬三千甓之獄宗建既死徼贓益急其所親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宗建太僕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蔣英嘉善人舉進士歷知松溪漳浦宜興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中出為福建副使遂遭璫禍忠賢敗以故官分巡蘇松坐事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

心撒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懲豪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豪家修撰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橫遂激民變享執兵鼓譟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國與陳氏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輦還安人以附忠賢驟遷至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戎

大清抜遷安輦遁去復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書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坐死巡撫楊嗣昌為訟冤

得遣戍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推官精敏彊執天啟二年擢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疏請召還余懋衡曹於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啟睿頑鈍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内外兼用今盡用京卿不若敭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

將馬世龍忤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

敗之局不於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
讐陛下獨不為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議廷杖之
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
素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
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
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為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
大無忌必以為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
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政致在位者無

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讐繼將以至尊為注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萬燝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

尊素厲聲曰内閣絲綸地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熼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熼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

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秉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熛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熛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

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
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
燄遂削籍尊素謇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初入臺鄒元
標實援之即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
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尊素曰
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
矣萬熛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禍大中將劾魏
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

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合於忠賢以興大難是時東林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驅尚書南師仲卿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於大中止之最後山西尹同皐潘雲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為山西廵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數遺洛中貴要為言大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難端遂作汪文言初下獄忠賢即欲羅織諸人已知為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尊素多智慮欲殺

之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為張
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
烏程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日遣使譙
訶實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逐被逮使者
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
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即囚服詣吏自投
詣獄許顯純崔應元搒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
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

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廕一子福王時追謚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為之謡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曽卒官南京户部侍郎以清慎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强梗嘗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

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闇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燄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衍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

為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畧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霆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為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内地將領如蟻剥軍侵饟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媒孽而縱通逃

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會十九寢閣宜重申圖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勢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饟宜力為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

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内盜及小人三患譏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為戒飭所司京師一日地三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内操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即死先後死者六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為凡所知攘其疏毁之快快而止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即抗疏繼之中言

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為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為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并不能為東陽倚畫策投歡不幾

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為之謀主知應昇譏己大恨萬燝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己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舍怒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須歷廣微後至為魏大中等所糾廣微恚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為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為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別與一輩為緣乞陛

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
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
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禄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
事大變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
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
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
斃之年甫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卿録一子福王時追
謚忠毅

 

萬燝字闇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孫也少好學砥礪名行舉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千和天啓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調燝工部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燝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燝遂具疏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燝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燝憤抗章

極論畧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況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廝養則千金萬金毒痡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數十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為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畧不厝念臣嘗屢請銅斬不肯予閒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弘敞

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為己墳墓則如此為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斥為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憤思借燝立威乃命羣奄至燝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忠

賢恨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贓賄三百㬇廉吏破產乃
竣崇禎初贈光祿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謚忠貞㬇杖死
未幾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嘗笞内侍曹進傅國典忠
賢矯旨杖汝翥如㬇汝翥懼逃之遵化自歸於巡撫鄧
渼渼以聞卒杖之汝翥起家鄉舉知沛縣徐鴻儒攻沛
甚急堅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禎時仕至浙江副使汝
翥雖受杖幸不死而是時丁乾學夏之令吳裕中劉鐸
吳懷賢蘇繼歐張汶諸人皆忤忠賢致死乾學浙江山

陰人寄籍京師官檢討天啟四年偕給事中郝土膏典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鐫三秩復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初贈侍讀學士之令光山人知攸歙二縣徵授御史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閹臣救免及巡皇城内史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為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 計陷文

龍幾悮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贓拷死裕中江夏人為順
德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
疏詆紹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為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
杖一百創重卒崇禎初賜贈廕鐸廬陵人由刑部郎中
為揚州知府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
句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煥者揚州人也素銜鐸遂
嗾忠賢逮治之鐸雅善忠賢子良卿事獲解許還故官
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金耳良

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遂再下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以大辟忠賢誅貞體乾並抵罪鐸贈太僕少卿懷賢休寧人由國子監生授內閣中書舍人同官傅應星者忠賢甥也懷賢遇之無加禮應星恨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

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文言為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事繼歐許州人歷知元氏真定柏鄉入為吏部稽勲主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文選中旨謂為楊漣私黨削籍歸時緹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也由廕敘為後軍都督府經歷嘗被酒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贈卹

贊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倉卒一時為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燄以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粃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壞凶氣參會羣邪翕謀故搢紳之偶烈於前古諸人之受禍也酷矣哉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考證

周起元傳且上去蠹七事　臣方煒按所上去蠹七事明紀事本末諸書均無考謹識

周起元傳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　臣方煒按是時給事中李魯生承忠賢指劾起元遂削其籍謹附識

周起元傳矯旨逮起元　臣方煒按起元被逮時并逮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見明紀事本末謹附

識

繆昌期傳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　臣方煒按是年四月給事霍維華御史安伸等交章劾一燝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杰遂疑一燝屬嘉謨為之上疏力攻而給事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復劾之一燝四疏乞歸忠賢遂矯旨允之去見明實錄

謹附識

繆昌期傳高亦內慙客具揭請帝允忠賢　臣方煒按

向高以密揭觸忠賢旋懼禍之及也揚言曰此非我

意門生繆昌期迫我也由是與代草漣疏之說應而

忠賢怒日深矣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繆昌期傳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　臣方煒按昌期嘗

典湖廣試以趙高仇士良發策語侵忠賢又忠賢嘗

乞墓碑於昌期昌期叱却之忠賢愈怒及推掌南翰

林院忠賢遣小璫至閣厲聲曰繆昌期仍留之送客

昌期遂請告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謹附識

周順昌傳順昌乃自詣吏　臣方燁按激變後有勸順昌自裁者順昌曰予小臣也敢引高公不辱之義哉遂自詣吏見朱彝尊詩話謹附識

周宗建傳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弼被謫　臣方燁按天啓元年廷臣復思起廷弼鞏力詆之並及閣臣劉一燝由是御史江秉謙劾其排擠勞臣乃被謫見明實錄謹附識

周宗建傳歷陳三不可九害　臣方燁按宗建所陳三

不可九害明實錄諸書皆無考謹識

黄尊素傳三月朔京師地震　臣方煒按五行志及熹宗本紀四年二月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揺有聲銅缸之水騰波震盪三月丙辰戊午又震庚申又震是七日之内地震凡四矣此所載小異謹附考

黄尊素傳尊素力陳時政十失　臣方煒按尊素所陳十失明紀事本末諸書皆無可考謹識

黄尊素傳爆以創重卒尊素上言至死法　臣方煒按

尊素疏中並言熛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災也適與杖汝翥會何其呼吸相應若此見明實録原疏謹附識

黄尊素傳河南進玉璽 臣方焯按是時臨漳縣民邢一泰於漳河西畔得一玉璽方四寸厚三寸餘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巡撫程紹奏略言秦璽不足徵請帝惟賢是寶任老成進忠直見朱彞尊詩話謹附識

黄尊素傳事獲中止　臣方煒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

河南進玉璽時天子親御文華殿璽貯御前忠賢手

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是其

事固未嘗中止也謹附考

李應昇傳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　臣方煒按

應昇所除十害五反明實録諸書皆無可考謹識

萬燝傳崇禎初贈光禄卿　臣方煒按朱彝尊明詩綜

所撰小傳作贈太常少卿未知孰是謹附考

萬爆傳林汝翥懼逃之 臣方煒按是時汝翥投遵化或言汝翥葉向高甥也羣奄遂圍其邸大譟向高上言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而命收回中使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考證